



从梁村到山阴路

梁晓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从梁村到山阴路

梁晓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梁村到山阴路/梁晓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309-11800-1

I. 从… II. 梁…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0170 号

从梁村到山阴路

梁晓 著

责任编辑/郑越文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3.75 字数 324 千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1800-1/I·941

定价: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一滴水折射的时代

序言一

二十世纪,充满了动荡,战乱、瘟疫、灾难,如陨石雨一般,一阵阵从天而降,一群群被砸中的生命,戛然而止。似乎被砸中是正常的;没有被砸中,只是大幸。一个生命要延续下去,充满了偶然。经历如此人生存活下来的绝大多数人,庆幸着自己生命的侥幸,最后,能安稳寿终正寝,足矣。于是,他们大多带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一个个生命,灰飞烟灭。唯有绝少比例的一些人,有着强烈的历史感和责任心,才会把个人史详尽记录下来。在那样的时代,个人境遇总是和历史的风云变幻密切相关。这样的人生记录,是在丰富一段大历史,它填补的细节空白,使得难解的历史,也在逻辑上通顺起来。

读梁晓的家庭故事,对我自有一些特别感受。梁晓是中学比我高三届的同学。在我印象中,他在学校以机敏、头脑灵活、反应快出名,还有,他传奇的“出身切换”被全校传了个遍。在“文革”初期对“出身”最敏感的时刻,他从一个革命干部子弟,突然变为“反革命子弟”,原因不是因为通常发生的干部父母被“打倒”,而是革命干部的养父母和他“划清界

限”，中断了领养关系，他被迫堕回了“坏成分”的亲生父母家庭，领回了一个“坏出身”。“出身”多重要？举个例子：梁晓同届的二班，在“文革”开始前一年（一九六五年）升高中时，班里就有四个学习优秀的学生，因为“出身不好”不仅被这个市重点中学踢出校去，而且不能被任何学校的高中录取。梁晓的故事在学校有惊怵效应，是因为到了“文革”初期，“出身”，即父母的职业，对一个青少年已经是“准敌我界限”了。

若是梁晓不写出自己的家族故事，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时代大潮是怎样捉弄和扑倒善良的家庭、善良的人们。

这本回忆录是作者和生父两部分的回忆合成。梁晓的生父梁立言恰好出生在因辛亥革命由清朝变为民国的一九一一年，梁立言的大哥志高比他年长二十岁，差不多是长了一辈的年龄。回忆录简述了梁志高早年的政治活动，前半部书就涵盖了从辛亥革命后到“文革”结束的父辈记忆；后半部分是梁晓自己的回忆，他恰巧出生在又一个改朝换代的年份，那是由民国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九四九年，所以，回忆录后半部又覆盖了生在红旗下一代人，从一九四九年后，直至改革开放后的经历。它既是两代人的故事，又折射了中国的现代大环境变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影响。

作者大伯梁志高政治生涯的开篇，不论卷入孙中山在南方的活动，还是出师北伐，都和我祖父的经历相近。而青年梁立言从外省执意前往上海读书和之后诸多情节，又和我父亲的经历差不多。这让我想到，表面上，一个个的个人在做出自己的选择，而在背后，那是个人意志难以抵挡、被推着、挤着走到一起的一波波时代大潮：辛亥革命、北伐、匪患四起的社会动荡、新政新学对社会观念的冲击、西方的左右翼思潮对古老帝国中走出来的新青年群体的撕裂……而更大的大潮，是压倒一切的抗战洪流。有时候，个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身不由己，会在左右分流的岔道口，无可选择地必须非左即右，尤其是所谓“有志青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抗日的国难当头，只要选择从军报国的，几乎只有国军和共军两种选择，而大多数从军抗日的年轻人，只知报国，并不认为进哪个部队，日后竟然会被看作是一个极具意识形态的个人政治选择；也不会料到，如

果他作战英勇或是能力超强而获得的军阶,未来会被彼方看作是政治反动程度的明证。而这种事情偏偏发生在梁晓的父辈身上。

作者生父一家的命运,具有偶然性中的必然,他们的命运是“家乡”的位置决定的。尽管在青年学生时期,梁立言被左翼吸引,参与了全国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学联工作。可是,他的家乡就是李宗仁的家乡,他和大哥最终如小溪流水,自然就汇入了民国桂系一派的滚滚河流,也就顺理成章地随此路人马,进入抗日战争的各种努力和各种颠簸。回忆录的细节,不仅让我们对民国社会有了生动的感性认识,如当时的女子体育学校和戏剧社对青年体魄和精神的培育;私立大学全面开花、富家子弟留日的普遍、日本侵华前的社会景观;更有作者对历史背景作了深入浅出的介绍,融入了家人、亲戚、朋友在历史大场景中的细节参与,包括从军、办报等等经历,以及梁立言回忆中生动描绘的周围一圈桂系人马的人生百态,桂系和蒋介石的中央乃至和共产党的交叉。民国史中的桂系一支,马上变得有血有肉起来。

从梁立言的回忆,可以看到国民党节节败退的原因之一。它似乎掌领庞大军事资源,上层却是包括桂系在内各路力量竞争的巨大内耗,每一路力量中,精英们也不乏各自竞争的内耗、不少左翼乃至彼方情报人员混迹其中,以及意识形态松散。这种内部竞争大多是柔性的,过程中可能此消彼长,但是结果还是相互抵触地共存。而我们已经知道的是,彼方内部却是刚性竞争,最后唯剩坚硬内核的团结一致力量,意识形态也越来越强化。

这不是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军队的状态,而是整个民国的状态。它是松散的、各自为政的,给民间回旋留下了巨大空间。民国的梁立言、大哥和朋友们,很多人并不是意识形态上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或许“谁的同志都不是”。他们只是怀着报国之心,也怀抱个人在事业上获得社会认可的期待,在那个年代,他们若是遇到麻烦,避一避就过去了,有时,都不用避远,有个几十里路的距离,找个亲戚朋友躲过风头就没事了。当一九四九年改朝换代,规则全新的时候,如此生存习惯就着实害惨了他们。他们明明知道:那个与他们服务的政权敌对的在野

党,将要执政了,他们可以远走高飞,却因为以往的人生经验和社会经验,不认为自己非离开不可。可是,一九四九年是一个刚性的时代。因为史无前例,所以他们措手不及地栽了。

梁晓恰在这一年出生。

所以就有了梁晓独特的家庭故事。大伯死刑、生父入狱,同时,“出身”眼看着成为一个孩子前途的同义词。生母为了梁晓的前途,让妹妹、妹夫收养了他。在冷酷年代的梁晓故事里,其实,还有许多的善良在闪光。不仅有他的养父母对姐姐一家岁月漫长的照顾,对梁晓视如己出的抚养;还有,在梁晓的养母一次次向“反革命家庭”伸出援手的时候,需要上级批准,也有一个善良的上级,每次都批准了她。只是,黑白分明的刚性社会越演越烈,最终,到了极致的“文革”。当年我们都是孩子,我们其实应该想到的,梁晓的养父母承受了怎样的逼迫,才会别无选择地做出放弃收养的决定。

即便在那样的年代,也有善良的人。在最强调“出身”的年代,梁晓竟然有机会成为“工农兵学员”,过来人都知道,这个几率低得不能再低,换个地方、换个“招生”的人,或许就没有可能。而梁晓也承继了前辈的善良,他叙述的中学“文革”故事很简单,他诚实描绘了自己自小受到的教育形成了怎样简化激进的思维方式。我读的时候想,那些故事我相信永远不会被后代弄明白了;事实上,一九六六年,在这个中学恰是称为保守派的学生组织,因为人多势众和顺应了主流,能够掌握生杀予夺的权力,所以也成为校园打杀的主力,而激进的少年梁晓“文革”初期在自己的中学创建的那个叫做“造反”的少数派,却聚合了一群反对和抵御迫害殴打同学和老师的学生,也在可能救援的时候解救了他们。梁晓有自己良知的底线,虽然在大局势下,这样的救援非常有限,有很多被铁定为“敌人”的老师救不出来。但是,局部的救援已经极为难能可贵。这些,只有经历过的我们一代,才会记得和明白。我希望在这里记下一笔。

梁晓父子两代的回忆,最可贵之处,是时代感。梁立言的回忆,完全保留了民国的原汁原味,梁晓竭尽诚实、毫不掩饰地写出当时的自己身上折射的时代和教育。这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历史演进。民国远非是

一个完美的年代,它脱胎于一个帝制古国,加上辛亥之后的兵患匪患,天灾人祸。但是它是自然发展的、丰富的,有社会探索和演进的巨大空间;一九四九年后的一段弯路,恰是简单地追求观念简化和社会纯净,没有给民间社会和社会探索留下空间。而“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正是在试图恢复一个丰富和容许探索的社会。显然,路漫漫兮,弯路可能还是会出现。

这个故事的结局似乎是大团圆。其实,大动荡时代的小人物的残酷命运,恰恰在于大家的标准是降低到了“活着”。假如你活下来了,周围所有的人都会认为:你所经历的一切,你曾经是“怎样活着”,都可以忽略不计。

我想,梁晓认真书写和记录历史,正是因为,他有着比“仅仅活着”更高的生命追求。

林达

二〇一五年八月于美国佐治亚州

为母亲讲那过去的事情

序言二

今年三八妇女节，雨声淅沥。我去山阴路兴业坊看望梁晓的母亲，梁晓在德国打电话来，托我把他的一部分书稿打印件送去给母亲看。我和梁妈妈共祝节日快乐。

九十八周岁的老人，谈吐清晰，思维敏捷，每日下午还能做四十来分钟简易的功，站着做。八十年前她是翔殷路上私立东南女子体育专科学校的学生，很偶然的，认识了马路对面复旦大学学生梁立言，日后结为夫妻，从此开启大半个世纪跌宕人生。一九四九年出生的梁晓裹挟其中，就有了自己说不完的故事。老人达观，说往事云淡风轻。房间里摆着夫君和妹妹妹夫的照片，上次去她也指给我看。他们与她一生血脉相连，尽管已去了另一个世界。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和梁晓都是复兴中学学生，他念高中，我念初中。梁晓曾是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头，文采好，口才也好，与人辩论巧舌如簧，在校园里是有知名度的。后来我们都去了安徽蒙城当知青，不在一个公社，有时也会见到。再后来，分别忙于上大学，工作，成家。他

的妻子小林也是复兴“老三届”的初中生，与我弟弟同班，也和梁晓一起去了安徽蒙城。他们的女儿与我的女儿同龄，我们就有了些来往。二〇一四年春节，我和女儿一起去德国看望他们。

Neuss，两千年前古罗马军团的驻地，一个人口11万的德国小镇，宁静安逸，梁晓和小林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往东过了莱茵河就是杜塞尔多夫，大年夜，我们一起去那里参观了海涅故居，在拿破仑用过餐的饭店吃德国“料理”，地道的莱茵特产烤蹄髻配酸菜。进去时，门口有厨师模样者看我们东张西望，说，他（指拿破仑）已经来了，在里面等你们。我的耳边始终回荡着梦幻般的歌曲《乘着歌声的翅膀》，那是海涅的诗，杜塞尔多夫是海涅的故乡。

梁晓带我去去了伍佩塔尔，恩格斯故居，列车西行四十分钟便到。清冷阴郁的傍晚，我们是唯一的游客。那里是德国麻纺织工业的发源地之一，恩格斯的父亲就是当地著名麻纺企业家。他于一七七五年在伍配塔尔的下巴门地区建造了一座巴洛克式住房，现在是恩格斯纪念馆，纪念馆和伍配塔尔的“早期工业化博物馆”比邻，我们一一看了。真正的故居在二战中被盟军空袭时炸毁，一片废墟，目前在遗址上立有石碑，石碑铭文：“这里曾经是本市伟大儿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诞生屋。他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之一。”这是一个我在还没有读过他任何文章的少年时代已是顶礼膜拜的名字，能亲临拜访，也是心愿。这座城市是以他为骄傲的，他们重视他作为一门在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学说创始人的意义。

那是一个美好而令人难忘的假期。小林精心安排，我们还一起去了巴塞罗那，在奥林匹克大道吃著名的西班牙海鲜饭。离开前大家留影，地中海的风和阳光照拂。梁晓后来写了博客《小琪自远方来》，把照片挂上，批注：上一次一起合影的时间是一九七〇年冬季。

梁晓家里墙上，有一幅颇有气势的笔力韧性的书法，是苏轼的《水调歌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被吟诵千古的佳句，想来也是主人的心境。梁晓说，这是我生父写的。梁晓家里有点复杂，原先有耳闻，不甚了了。我母亲在虹口区教育系统工作几十年，梁晓的养母，也是姨妈，是分管文教的区教卫部长，也就是本文开头那位老人的妹妹。晚年，那个圈里的老同事老姐妹偶尔会说起她家的故事。在

Neuss 的几天,每天晚饭后,坐在木质长条餐桌旁,我们聊家事国事天下事。小镇是安静的,那种寂静似乎地上掉根针都能听见。他们都退休了,平时小林操持家,梁晓看书,他的桌上摊开着欧洲的、古代的历史,洋文。我建议他可以写写自己家族的故事。这个话题不是第一次提起,必定也是梁晓心里盘桓已久的心事,只是一直没有动手去做。

我相信每一个渐入老境者,面对内心,回忆似乎比展望更多,何况还是在远离故土万里之外的异国。梁晓生父留下很多记录和录音,梁晓对这位分别三十年后又重相识的父亲,会有怎样的情愫?曾经站在两个政党阵营的生父母和养父母,虽然命运迥异,连接的纽带,却是一母同胞的姐妹亲情。在她们的青少年时代,都有着投身革命的共同热情。历史像一锅五味杂陈的汤,扬弃了水分,剩下在锅底的,就是抹不去的了。写出父辈的故事以及由此而来的自己的故事,应是梁晓久已有之的夙愿。

二〇一四年春节后,梁晓订出了写作计划,开始行动。他从 Neuss 把写好的章节发来给我,说想听到意见,我也会及时无保留地提出建议。

或许是个性使然,或许是久在异乡习惯了言出必然,我没有想到他的写作几乎完全按照自己定好的时间计划在推进。很多个晨昏,我在电脑荧屏前读那些文字。梁晓的生父是广西桂林人,竟然和我的母亲是同乡,六十多年前梁晓在那里出生时的家,就在被我母亲家族认为是外公“故居”的桂林文明路上。多年前我去桂林看望外婆,识字不多的外婆的床头,是厚厚两本《李宗仁传记》。我的舅舅,一辈子永不疲倦地画桂林山水,直到生命尽头。我看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漓江清澈的涟漪,象鼻山垂挂入水的长鼻,会在想象中飘然而过。

“文革”中,梁晓养母由于被揭发“包庇”尽管已离婚但仍被作为“反革命家属”对待的生母,因而姐妹俩被同台批斗。妹妹悄声对姐姐说:“不要去死,我们没有死罪!”姐妹俩一起爱着一个孩子,而这个已成为高中生的孩子,曾经狂热而忘我地投身于“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那是一个疯狂的时代,没有理性,邪恶出笼,狂热操纵着一切。

二〇一五年,梁晓竭尽全力地完成了全书。

那天从兴业坊出来,站在山阴路甜爱路交界的拐角处等车。背后的新华书店,当年鲁迅和内山完造经常来往的地方,还有我青少年时代日

日走过的熟稔。我出生的时候,家就在不远处的北四川路区委宿舍。一墙之隔的复兴校园,当年,“文革”中的癫狂和惊恐,无论何时,只要走近了,就会想起。那些无法忘却的记忆,会留在心底。记忆是需要妥帖安放的,多少沧桑和磨难,同时代的人,走着相同的路,同样背负着难以卸下的记忆重压。梁晓书里的故事,仿佛近在咫尺。

雨下大了,雨水顺着伞边淌成断续珠链。路上有了积水,沁入鞋袜,带着早春的寒意。路面水洼被雨点溅出的晶莹和波纹很有生气。我想象梁晓母亲看这本书的心情,从梁村到山阴路,是已经过去的事了,她说,“我不去想”。对生命,对生活,对亲人和孩子的爱,给了她定力,那股力量有时是无敌的。

梁晓的书准备付印的时候,天安门正举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年大阅兵,排在最前面的是坐满抗战老兵的车队方阵。耄耋老兵,有一位从头至尾举着右手,是标准的军人敬礼。我的心头翻起波澜。

那些缀满老人衣襟的勋章,还使我忆起另一个场景。十年前,也是这个日子,我的爸爸妈妈,两位抗战时参加革命的共产党人,分别被授予一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荣誉勋章,小小的铺了红色丝绒的盒子里,金色的纪念章闪出光泽。八十多岁病弱的老人,那天总被晚辈们追问当年,因为桌上摊着报纸,上面写着,当年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英勇抗战,做出艰苦卓绝的努力,他们的功绩是应该被永远铭记的。我记得,当时爸爸妈妈都沉默而凝滞,无语。他们都是历史的亲历者,但他们说不清这个过去没有披露过的“新闻”……这之前,他们的艰难奋斗、光荣牺牲,曾只向着一个方向。

梁立言留下的遗言里说:“不必为我而悲伤,应勇敢接下社会进步的接力棒。我当为你们的成就告慰。”这很有我自幼熟悉的那个时代的豪迈。梁晓的书,是可以告慰前辈的成就。

走进真的世界,什么时候开始,都来得及。

孙小琪

二〇一五年九月于中国上海

目 录

上篇：立言爸爸的回忆

引子 / 3

1. 梁村 / 5

2. 大哥志高 / 9

3. 求学上海 / 13

4. 复旦时光 / 17

5. 初识文仪 / 21

6. 留学日本 / 25

7. 回国抗日 / 31

8. 重逢文仪 / 37

9. 去五战区 / 47

10. 安家战区 / 59

11. 阵中日报 / 66

12. 离职休养 / 73

13. 汉中行营 / 80

14. 姨太太徐帮妍 / 85

15. 从汉中去北平 / 89

16. 护送黄金 / 93

17. 文仪还乡和北平生活 / 97

18. 梁秘书 / 104

19. 郭德洁 / 109

- 20. 倾巢之下 / 116
- 21. 靠拢新社会 / 125
- 22. 坠落 / 130
- 23. 身陷囹圄 / 137
- 24. 逃跑风波 / 143
- 25. 桂林监狱 / 150
- 26. 又见梁村 / 159
- 尾声 / 168

下篇：榕宝的回忆

- 1. 走进山阴路 / 175
- 2. 批判年代 / 184
- 3. 妈妈有话要说 / 189
- 4. 最初的记忆 / 197
- 5. 老家南通 / 207
- 6. 从世家走出的爸爸 / 213
- 7. 公开的秘密 / 222
- 8. 生父是谁 / 226
- 9. 和盘托出 / 233
- 10. “急流勇退” / 237
- 11. 到北京去 / 242
- 12. 一盆凉水 / 260
- 13. 避难小星家 / 264
- 14. “不要去死,我们没有死罪” / 269
- 15. 梦幻沙洲坝 / 276
- 16. “卫焦”战斗队 / 285
- 17. 终于离家 / 290
- 18. 初到陈桥 / 295

- 19. 锅屋之恋 / 305
- 20. 茨淮新河 / 313
- 21. 我想读书 / 323
- 22. 九月九日的月亮 / 329
- 23. 生父还活着 / 337
- 24. 捅了马蜂窝 / 342
- 25. 最后一关 / 346
- 26. 梁立言同志 / 350

后记 / 359

上篇 | 立言爸爸的回忆

